



紫金文库

谁都没有多话，
安静，是此刻最好的对白。
司文育放眼看去，
山更青，水更绿了。

六如偈

葛芳
著

 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葛芳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六如偈 / 葛芳著. —北京：中国书籍出版社，2018.1

ISBN 978-7-5068-6672-9

I. ①六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022407 号

六如偈

葛芳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武 斌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（邮编：100073）

电 话 （010）52257143（总编室）（010）52257140（发行部）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72 千字

印 张 16.75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672-9

定 价 52.00 元



序

胡竹峰

中国小说自有传统，寓言、史书、志怪、传奇、话本，自有菩提自有天地，自有一段段活泼泼的生气。葛芳小说里的生气稍有不同，来得静，像《红楼梦》、像《金瓶梅》、像田野风物，看不见生长，却觉得出一片欣欣向荣，这是天分、是趣味、是追求，也是修炼。

小溪之水流入小河，小河汇入大河，大河入江，江水滔滔、静水深流。读葛芳的小说，深流的水里有太多故事。这故事劈头而来，绝尘而去，像流萤一样在夜空中飞舞，明灭闪烁，红尘男女的面目一层层浮现。没有结局，没有尘埃落定，有的只是片段、剪影，别的人，别的事，生活的一小段。人读完，心在半空中飘飘忽忽，这个感觉很奇妙也很奇怪。

葛芳叙事节制，常常三言两语打发了情节。笔下人物在兜兜转

转中分分合合，向我们展示了一幕幕生的局部、活的局部。是鸳鸯蝴蝶，也是世态人生，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不可捉摸的命运，巧妙地在书中隐藏一把宿命之刀。

《听尺八去》如此开头：

宁晴踏进隐谷寺大殿时，发现青花布鞋的脚尖已经湿了。

《伊索阿索》如此开头：

简春华踱出巷子时，正是阳光照得最不紧不慢的辰光。

然后，小说在清清淡淡的碎步中徐徐展开。葛芳重视人物的发展规律，不作戏剧化的色彩加工，整个文本显得自然舒缓。尊重生活进程中的动静喧嚣，没有任何细节带有夸张的舞台性集合，书中人物分外鲜明。

葛芳似乎醉心在一种精打细算的感觉里，无可自拔。

邓明欢天喜把车开到公园，月色溶溶，微风了了，他停歇好车子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返身抱住了小玉，要去亲她。（《南方有佳人》）

很淡，却有毛茸茸的东西触动人心。

葛芳的行文津津有味，神采奕奕，又偏偏从平易处着手，仿佛一段说来话长的闲话，仿佛一笔意味深长的自语，及至写到中间，甚至到最后，文本方才渐渐蕴藉，像云雾一样漫漶漂浮，莽莽苍苍，一点一滴尽收笔底。这是一种有才气的娓娓道来。葛芳的小说



应属才气小说。才气者，天地之灵气也。负才气者以豪放为通尚，才气小说，行文意思难免取巧做作，葛芳锦心绣笔偏偏收拢住了，守得住浓淡，守得住枯荣。

我读《听尺八去》《天色青青》《迷雾》诸篇，真真觉得字字珠玑，字字繁花，清流如水却又清凉如骨。真真得了才华，得了人情物理，许多好句子，如《去做最幸福的人》里：“耿土元平时有点耳背，偏偏李桂芹这几句话滴水不漏淌进他耳朵里，听得他鼻子有点酸酸的。”又如《六如偈》里：“小道士在旁边沏茶，回转身来，发现曲未终，听评弹的两位像湖边的野鸭急急惶惶离了场，再看不见野鸭的头，只剩一圈圈涟漪向外四散。”不落色境却有色境，禅意上来了。

是为序。

2017年1月1日合肥，作我书房

目 录

猜猜我是谁	/ 001
六如偈	/ 038
去做最幸福的人	/ 080
天色青青	/ 130
听尺八去	/ 166
伊索阿索	/ 205
杂花生树	/ 242

猜猜我是谁

1

一汪碎水，暗示着暴雨刚下过不久。

残枝胡乱排铺着，惊魂未定，还带着喘息的气味。

宋云左手拎一把伞，啪嗒啪嗒，走步极其缓慢，似乎踩着时间的长短针。右手抓着一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垃圾袋，这里装有一天下来要废除的残存物：牙膏皮、烟盒、腐烂的西红柿、儿子断头的蜡笔、她变形了的乳罩、几张揉皱的旧报纸——上面沾满了鱼腥气。她探下身子，掀开垃圾箱盖头，里面满满当当，散发着腐臭味。一天的气味，时间的气味，情绪的气味，都闷在这个墨绿色长方形塑料桶里。她说不上什么，随手把拎着的垃圾搁在塑料桶右侧。

她走得没头没脑，甚至没有跟家里人打招呼。门“咋啦”一声

重重落锁，谁都没有在意——她到楼下去扔垃圾了，三五分钟后就会回来。家里的光线十分黯淡，王大军躺在沙发上眼皮肿胀，已经入睡。小孩蹲在马桶上拉屎，哼哧哼哧。

宋云一只手腾空出来，斜插在口袋里。她穿着一件针织毛衣，风从毛衣的缝隙里挤进来，她下意识地将身体像球一样蜷缩。

很快，由蜷缩而带来的紧张让她感到极不舒服。她改变了姿势，索性摊开手脚，挺起胸，内心竟涌起一种伤感的味道。

她看见街角闪过过一个男人的背影，陌生里带着熟悉。她揉眼，神经莫名其妙兴奋起来——她的前夫章成，迈着外八字，还是一副挺拔的模样，没变，一点都没变。她急匆匆跟上，他拐了个弯，手里好像还夹着根烟，三五牌，她熟悉的，他只抽三五，他说这是品质的坚持。那股烟味，若有似无，一路缭绕，窜到她鼻子底下，她毛衣遮蔽下的身体叹息了一声。一个眼花，章成的人影不见了。

旁边是个馄饨摊头，水汽雾气泼洒着。火苗吞得东倒西歪，有种恍惚不定的游离感。宋云知道摊主是外地来的小两口，夜里八九点钟模样，就来这里，一样一样摆放开来。那油渍渍的矮桌子和几张塑料圆凳，在昏暗街灯笼罩下，像乡下的三黄鸡，哆哆嗦嗦打着盹。

她还在想章成，他们好像一晃之间有八年没见了。这几年，她和王大军过日子，倒不是她要一刀切断与过去的联系，她只是太忙，生了个男孩，哺乳、抚育，王大军什么也没插手，一晃小孩子就上幼儿园了。

她也想起过章成，那是在和王大军做爱时，王大军一成不变的样子，让她很快倦怠了房事。她有些狐疑，自己原先的快活呢？和



章成在一起水乳交融的快活呢？她冥思的神态并没有削弱王大军的热情，很快回过神来，有些羞愧，有些尴尬，于是，匆匆忙忙，配合王大军，但效果并不见佳。

什么时候，宋云手里多了碗馄饨，她并不知道，她神思恍惚，连自己坐在油渍渍的矮桌子边也没有意识。馄饨热乎乎的，其实她并不饿，晚饭刚吃过不久，但看着它们一只只眉清目秀的样子，忍不住拿起勺子吃了两口。

吃了几口，立起，要付钱，才想起出门根本没带钱。她有点窘，神色慌张，说回家取了马上送来。倒是那女孩子机灵，说：“阿姐，不要紧，一碗馄饨又算什么？”她叫她阿姐？而且顺溜得很，一点也不显干涩。宋云立定了，仔仔细细打量起这个女孩：薄嘴唇，桃花眼，皮肤像刚才汤碗里漂浮着的葱花，荡漾着柔嫩诱人的气息。她穿着一件褐色短上衣，一弯腰，臀部紧靠着腰上的肉就露出来，宋云感觉到一股凉飕飕。

不管怎么样，这女孩和她老公靠十个手指头在辛苦挣钱，不像那些鸡，马路上一站，晃啊晃的，骗的都是些肮脏的钱。宋云微笑了，她是个坚持是非、原则性极强的人。

每天她都感觉天气闷，然后就发现生活中有些不正常。譬如说，下了楼梯，却疑心家里没上锁；王大军说好给她买个跑步机的，却忘得一干二净。她腹部在长肉，而且速度令人惊悚，穿起裙子的话，很是显山露水。她想，女人出去全无姿态，是很可悲的事。因此她把这件事郑重其事放到桌面上讲，从菜金里省出一千元钱，让王大军今晚就去把跑步机扛回家。他却忘了！吃完晚饭，他心安理得地看电视，不一会儿，轻微的呼噜声有韵律地飘出来，飘到厨房，她有些心寒。

今晚碰上章成，如电影剧本里的一个悬念。尽管只是章成的背影，但烧成灰，宋云也认得出。她迷恋过章成的身体，他是体育老师，有款有型，尤其是眉毛，很有扬眉剑出鞘的男子气概。他总是让她很舒服，如荡漾在水中，一朵花缓缓地打开。而且，她信任老师这种身份，很心安、很踏实，不久，他们就结婚了。

至于为什么离婚，她自始至终认为她没有错——有一个女学生，哭哭啼啼，半夜打电话到她家，说：“我十八岁的生日，一定要把初吻献给挚爱的章老师！”天哪！这是什么鬼逻辑！宋云火了，厉声说：“她要把初夜、处女膜都送你章成，你恐怕也会照单全收！”章成只是笑，嬉皮笑脸，一点儿也不严肃。严肃的场面还在后头呢。那天她头痛，从单位提前回家，拧开家中门把锁的时候，她就感觉很不对劲，一男一女像浪里白条在床上翻滚着。她捂着脸蹲在墙角伤心地哭了一场，第二天开始闹离婚了。

今早她取毛衣的时候，鬼使神差翻到一件驼绒色背心，她一怔，章成的衣服还留着一件，她的头埋下去，嗅到了他的烟丝味，梅子黄时雨的味道，使劲再嗅，她的肩膀颤抖了。

如果，就这个飘着零星雨丝的夜晚，街灯暧昧，她，紧跟着章成的背影，而他，在某一个巷口，突然返身抱住了她，用他惯有的手法轻轻揉搓她的耳垂、乳房……她会像一只长满了触手的水母充盈着。她想她会这样的，她的脸酡红，一直到吃馄饨时，还是脸红耳热的。

可眼前只有卖馄饨的女孩和她老公。女孩挺外向，已经在自我介绍了，她说她叫阿莲，老公叫董强，安徽过来的。阿莲特地把董强叫到宋云跟前，确实，很强壮的一个小伙子，脸膛有点黑，粗看还挺像香港的演员古天乐。他也诚心诚意地叫了声姐，听得宋云又



温热了一阵。

宋云白吃了人家一碗馄饨，觉得过意不去，阿莲待她又像自家姐妹一样坦诚，她犹豫了片刻，摘下手腕上的一个玉镯套在阿莲手上。阿莲自然推脱，越是推，宋云给的决心越大——其实玉镯并不值什么钱，王大军从普陀山带回来的，他买东西顶多二三百元，撑死了也就这样。

她要打道回府了。她穿过流淌的街市，心情已不像刚出来时抑郁。她瞥了一眼她刚扔掉的垃圾袋，那里狼藉一片，牙膏皮、烟盒、西红柿、破报纸全都烂糟糟的，十分恶心地暴露开来。谁去捣鼓过了？是哪个恶俗的人？他将她变形的乳罩高高挑起，恰巧挂在树枝上，晃荡着。

宋云只生气了一小会儿，很快，她蹑手蹑脚，摘下那只紧贴了肌肤半年多的乳罩，她闻到一股味道——体味？还是馊味？说不清楚，她再次掀开垃圾箱盖头，用一根树枝奋力将她的乳罩戳到最底部。她拍拍手，转身上楼。

2

一觉醒来，云散雾开，秋天的阳光像少妇，丰腴而明媚。宋云懒洋洋地伸了伸胳膊，手腕处光秃秃的。王大军早走了，餐桌上还有他吃剩的半根油条，他是外企公司的电器工程师，生活相当有规律。小孩也被母亲送去上幼儿园了。

滴答滴答，客厅里落地挂钟沉稳地走着，但好像，这貌似宁静的阳光和时间，在蛊惑着她什么？她今天调休，不用上班，她将头埋在蚕丝枕头里，那么轻柔丝滑，就算是窒息其间，她也有种心甘



情愿的畅快！她梦见章成了，他们裸露着，横躺在床上，两具美好的身体，喷洒着爱的气息，很自然的，他们开始你依我依、平平仄仄。

她竟然怀想着她和前夫的性事！她对自己有些恼怒，可身不由己，两三分钟未到，意念又转滑到章成身上。她掏出一个电话号码簿，想找一些相关的人去了解有关她前夫的信息。那些发黄的字，写得趴手趴脚，像是喝醉了酒似的。李冬，章成的密友，如今出国了。大丁，很胖壮的小伙子，怎么就生胃癌死了呢？阿冬，他们夫妇的介绍人，也不知道去哪个城市混了？在把号码簿合上时，宋云有了一种不安全、人世无常几乎是恐惧的感觉。

宋云穿戴好衣服，很快，因为恐惧而滋生出盲目挽留的姿态。她飞也似的拔上鞋跟，仿佛再晚一点，她就要错失良机了。她胡乱将门碰上，有没有上锁都无关紧要。风，哗啦啦一吹，她颈脖上的黄色丝巾飞扬起来，如同现代舞里的一幕，决绝、有力。

那条街巷，白天和夜晚截然不同，仿佛是一个变心的女子，阴阳双面。现在的它喧嚣、欢腾，到处晃荡着人。卖盗版碟片的，卖水仙的，卖内衣的，卖床上用品的，一字排开，浩浩荡荡。

她这样急吼吼一路狂奔，是想捕捉昨夜她前夫的一个背影？这显然有点荒唐！但她确信他就在这附近，搓麻将？打桌球？还是和一群女人在泡吧？他离不了女人。让她慨叹和悲哀的是——八年的时光，她的皮肤不再光洁如初，身材也有些走形了，可是他却和以前没两样，鲜亮、健硕，浑身散发着男子气息，逼人而自信。

“阿姐——阿姐！”有人向她招手，晃啊晃的，是她那团翡翠绿的玉镯，不！现在它不属于她宋云了，而是一个叫阿莲的姑娘。阿莲推着一辆自制的小木车，小车用木板隔分开三层，放着花花绿



绿的饰品，全是些低廉、劣质，但颜色艳丽，看上去颇为时尚的小摆饰，还有些女人用的私物，如丁字裤、乳罩也光明正大摆放着。

阿莲像只云雀，跳跃着招徕客人。她的董强紧跟着，弯腰从车后拖出一只黑塑料袋，头伸进去吭哧吭哧掏个半天，最后甩出几条性感的丁字裤。宋云看了，忍不住笑，一抿嘴，酒窝就出来。董强也有点不好意思，挠挠头皮，说：“夜里卖馄饨，白天就卖这玩意儿，出来混没办法，总想多挣点钱。”

他的眼睛闪闪发亮，有丝狡黠，很顽皮，像章成每次耍小伎俩时自作聪明的一瞥，让她恨得咬牙切齿，也爱得欲罢不能。宋云的心一阵酥麻，掌心的汗沁出来，呼吸也有点混乱。她知道自己这样随意联想是很没有道德感的。她今天出行的目的是什么？寻找前夫——因为贪恋他的爱欲——她碰到小姐妹的老公——却从他身上引逗出了久违的情欲。她靠他那么近，都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和劣质烟草味了，它们糅杂在一起，充满了召唤。

宋云咬着下嘴唇，很笨拙地后退两步。正午的阳光太明亮！太炽热了！它仿佛一把涂着白银的利剑，霎时间从宋云的喉部刺入。她甚至被自己口水噎得呛了几下。

乱。整条街突然慌乱起来。如同潮水翻涌，从东头乱到西头。几个穿制服的人，大摇大摆，劈面而来。阿莲眼疾手快，三两下拾掇好东西，拉起傻待着的宋云，拐进一个里弄。一条墨绿色鹅卵石铺成的路七高八低。木车“噗噗噗”发出颠簸声，阿莲笑得前仰后合，她是那么开心！那笑声简直就像发亮的银钩，在半空中闪耀着弧线一般的光芒。

宋云提了个古怪的要求，她想到阿莲居住的地方坐坐。这让阿莲诚惶诚恐，仓促里掩藏着兴奋。阿莲喋喋不休，说她和董强的

事。宋云心不在焉，只听见自己的高跟鞋在鹅卵石路上发出清脆的叮咚叮咚声。

一进门，她就毫无顾忌地扫视那张大床。床有种吃惊的大，像个庞然大物，雄踞在凌乱的房间，床上的被褥螺旋形扭曲着。宋云断然有种恶心的感觉。可很快，她嗅到了气味，弥散在房间中一种沉欢呻吟的味道，一种对宋云致命的来自天堂的味道！

宋云深吸一口气，脸颊上潮红一片。

阿莲撅着屁股，翻箱倒柜，想找出些好东西来招待宋云。

宋云沿着床边坐下来，下意识里捋了下床单，发现几根头发，细长的，不用说，准是阿莲的。宋云笑得很玄妙，她又开手指，权当梳子，理了理自己的头发，然后将自己几根发黄蜷曲的头发在手指间绕了绕，丢在阿莲和董强的床上。

宋云警觉惶恐地咳嗽了两声。现在，她自觉像个贼，笨头笨脑的贼，心机重重，又不能自己。她窥望了床的顶头，那儿压着一个小纸盒，枕边散落着两颗粉红色的药丸。她的眼皮像被蜜蜂狠狠地蜇了一下，顿时感觉又肿又痛。

一会儿，董强回来了，他从巷子的另一头撒丫子跑回来。阿莲一听到声响，就将丰盈的肌体往他身上靠。董强汗津津的，头像刚从蒸笼里取出来的馒头，直冒热气。

阿莲笑着跟宋云说：“城管是只纸老虎，只会吓死胆小的人。这种事情，一个星期不知要碰上多少次，要眼风快，脚步轻。”董强也笑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总之，要跟他们斗智斗勇，千万别傻乎乎干愣着。”

阿莲的身体扭得像团麻花，一屁股坐在董强腿上，他向她耳朵里吹气，阿莲反过身用胸脯堵住了董强的嘴巴。“要死了！”他在

呼号，语气兴奋。

宋云仍坐在他们床沿上，咬紧了自己双唇，很受挫，很窝囊。她匆匆忙忙告辞，路上，几片树叶险些刮到她眼睛里，眼角酸酸肿胀，一抹，有两滴清水眼泪。

3

宋云考了张心理咨询师证书，在副刊部编辑心理栏目。时间干得长了，驾轻就熟。豆腐干大的文章，哪里都能找一块，何况现在网络上博客文章比比皆是，随便点击一下，一个版面三四篇文章就轻轻松松搞定了。

她是从骨子里生出了个“懒”字。懒得运动。食堂吃完饭，她就坐在自己的转椅上，眯眼，打个盹。腹部的赘肉也就在这时辰无情地长出来。懒得做爱，这也属于运动的一个项目，但追根究底，和王大军有关。他事先没有前奏，中间平铺直叙，结尾草草了事，然后酣然入睡。她觉得自己如同暴晒在太阳下一条咸鱼，散发着干涩的咸味。灯被王大军拧灭了，她胡乱想了几分钟，小腿搁在王大军腿上，也因疲倦渐渐进入梦乡。因此这也促发了她生活中第三个“懒”：懒得去计较、思考、盘算生活。

上周报社开会的时候，宋云吃惊地发现，她身边的同事衣着多光鲜啊！气质多优雅啊！她们大都近四十岁了，皮肤却保养得娇嫩诱人，仍像剥出来的蛋白，据说她们就是用蛋清、蜂蜜、牛奶来美容的。几个女人凑在一起，高档香水味道若有若无，她很敏感，用力吸吸鼻子，再到洗手间的镜子前一照，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。

镜子里的女人没有一丝光泽，全身灰扑扑的，高领毛衣围堵着

脖子，显得有些臃肿。色斑、暗斑不知什么时候爬上了她两颊，一团一团，挤兑着，这也从某个方面暗示了她的性生活很不协调。她有些怨恨王大军了。会议上领导的嘴唇一张一合，宣讲中央文件精神，话筒很响，震得人发晕。她脑子里嗡嗡嗡一片，什么也没听进去。

一天都没情绪。

天是灰的，流动的云是灰暗的。她匆匆从这个城市东头穿到西头，发现公交车是灰暗的，人流是灰暗的。绕到菜场，买的几棵青菜也是蔫着的。这种情绪一直积淀到夜晚再次扔垃圾时，她终于神经质地爆发了！

而爆发的真正导火线还是前夫章成的出现。她确信是他！那个镜头宋云回忆了无数遍，章成的影子也越来越清晰，他就在她周围！菜场里隔着好几个摊位，她也能看见他穿着栗色皮衣在摆弄几个萝卜，他下厨做菜烧给谁吃呢？可是，一晃眼，他却十分奇怪地消失在她眼皮底下。她又在商场橱窗的玻璃里看见他的影子，手插在裤兜里，张望着什么，还是那股痞子相——儒雅的痞子相，她回头正想要招呼他，突然一看，空空如也。

寻找章成！这是她情绪低落两周后的第一个反弹。如同一个新选题的确立，带着某种憧憬和规划，她按部就班起来，先得给自己买上一架跑步机。对！减肥！把腹部的赘肉统统去掉，把三围尽可能收缩到她和章成热恋时的状态。小蛮腰，娇滴滴，盈盈一握。唉！世界上最可怕的事——莫过于她在邂逅前夫时发现自己是怎样的一副残枝败柳！

下班后，她就去体育器材店转了，她本质上还是个风风火火的人。“懒”是因为和王大军过日子过出来的。王大军是个生活圈比